

1945

壹玖肆伍

刘源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45

刘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1945.....	1
序.....	1
谨 记.....	4
后 记.....	51

序

——以诗的名义
暮色，我在一朵云里沉默
我希望是一只
断翅的风筝
稚嫩的飞鸟
这样，我可以接住
一接住，就接住了一个初秋
我已不能轻语流年
而你的往事，依然炎热
关于夏天的那场暴雨
至今还湿润着那件洁白的衬衫
你愿意靠着就靠着吧
我还不够宽阔的肩膀
也能，容许你委屈的轻泣
我不愿，诉说
就像秋天不愿翻开那些发黄的叶子
而这般沉默的时候
一些尖锐的疼
注定要被锈蚀
写下凌晨两点的星光
被黑夜浸泡的思想
让无眠
在梦境中遭殃
一季北吹的风
化不透的殇
放下骄傲
撕碎伪装
如月亮
月亮般孤独地咀嚼
咀嚼文人墨客马蹄哒哒的唱腔

咀嚼枕戈待旦砾石沙沙的忧伤
这用时间叠加的寂寞诗行
乌鸦叼着的彩虹下
太阳撑起海的翅膀
信仰如此猖狂
挎着行囊把贼船偷得精光
有时候
理想不过是一条寂寞长廊
不在乎路多弯
而是在脚步看不见远方时
究竟走多长
帽檐触碰不到的地方
我看见笔问的诗页在彷徨
是什么？
是一个人的伤
是有些疼的痒
是一种残酷的享受
是指尖温柔的烟头
是一坛尘封已久的美酒
是半夜的等待
是向日葵孤独的灵魂
是你没走
他不停留
是去年今日此门东的守候
是熟睡时拥抱样的手
是看透
是看不透
是高纬度的爱情
是抓不住
赶不走
是一群人的舞步
是街角忍不住的回眸
还是在月亮没有来得及升起的地方
这用手指敲击的日与夜

立体得像发酵的面包
眼睛是能嗅出灵感的武器
将生活
一面一面地切开
我躲在一节诗歌里
读一个诗人的未来
也一并路过
秋天那场下得荒凉的雨
原来诗人
也与我同样有一个人青春
所困
而我系在塞外的马
蹲在一棵树下
耐心地等待
你归来的季节
续一种不了的时光
那时候，芳草萋萋
你一定忘了
我站在你的诗里
化成了一片飘雪
依附在你署名的作品
那时候，凉风习习
你一定忘了
你是个诗人
而我
是你唯一钟情的读者
2011. 12. 6

谨 记

1945

一直到海角吞没船尾的脸孔
这港湾才扬起那咸咸的海风

我又按起黑白的琴键
想着那个黑白年代放过的纸鸢
你又在哪个陌生的海平线
了无声息地
把沉下的夕阳捎给北飞的雁
也罢
许多撂下的回忆
生灵涂炭般
命中注定要蚕食轮回的思念
年华且容错
岁月尽磋砣
里里外外
你都在漫唱琉璃烟火
最是一钩弯柳钓水楼
珍得三更寒月我自收
贵人莫相留
国境之南
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南
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
再接下去说完

即使是到了最后
每棵树上至少有三片树叶
两片微黄一片新绿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十二月

裹在风雪里
时短时唱的敲门声
长满稻香的南方
烟水笼罩的南方
苍茫一片的江滩刻满伤痕弯腰收割的人
此刻你们悄然无声
大地落满白雪
我的影子是投过江心的一片云
离开时我冲你挥一挥手
并不代表告别
两尾古诗里的锦鲤
口衔书信循流而下
风雨里我把你们紧紧拥住
就在一场炉火冰冷的梦里折骨为笔
写下来年春天
偶然的遗失
在月光下 在星光下 在一切的火光里
踏上北去的轻舟
南方
写在地理书上的名字
长风不息没收足迹的南方
多年后我找回离家出走的脚步
在烈酒里悲愤如同出师未捷的英雄
如果觉得我说的故事还可以更动人
这一季就把关于你的冬天放生
个性高傲的它在尾巴上绑一只春天
迷路的风跟我一样
天天在屋顶牧羊
且种植一片月光草
有些花开得早
有些花开得迟一些
你的天未亮
鸡更早鸣让梦更短
一些未及交待的情节拌入

些许晨曦的光晕
你打开门
静待下一个天晴
老人与海
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
然而地球另一边
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呵
一个人的海边
海潮循环仍不变

.....

静静写下诗篇
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
却被季风变线

一盏灯塔站在黑夜的双肩
孤高眺望
一艘已经抛锚的船
不忍惊扰码头的梦
脚步如此轻盈
张惶失措的黎明
赶紧从睡梦中爬起来
礼貌地跑来迎接
那些等着靠岸
等着阳光的人
船舱里被运出的行李
装满了海的歌声
而有些回忆却从此
滔滔不绝
那一场落英缤纷的爱情
谁没有将它带走
只是它执意带走了某个人的千百次回眸
岁月已将种种难题摆渡
为何，还有些幻想与现实
在一盏灯塔下的黎明

讲述左右为难的故事
一艘船能找到岸
而关于童话和幸福的城堡
仍旧杳无音讯
我重复生命畏缩行走的痕迹
以年少轻狂，不知疲倦
想象那些不易捕获的纤纤蔓蔓
岁月寂静向上漫延
抑或生来经久不衰
羁风保持缄默 倔强卷翻起浪头
漫过刻骨铭心的隐痛
冲刷钉在十字方格上的那袈裟服
透过我失血的静脉
去寻找内心深处的伤痕
并不善伪装，颠倒黑白
海浪带来有关于你的声音
我的左手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涅槃
右手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彼岸
千万年、亿万年，都依渐次走过
驹息中有我思念安静延伸的长度
海鸥会带来有关于你的消息
那里有我精心择选的橄榄枝
用来衔筑生命生长的巢
不甚温暖、舒恬
因为不相信火柴上寄居的梦
说安徒生是一个伟大的说谎家
又因为不相信海岸线那么冗长
会纠结思念延伸的距离
寂静才会漫延
轻薄而不知收敛
墨尔本晴
17号的早上
墨尔本上方
天空很晴朗

想去海边逛逛
感受南半球的阳光
行走在沙滩上
任海潮来来往往

.....

无论你身在何方
流浪还是寻找希望
我想你也会渴望回到最初的方向

在漏光的树下。听鸢尾成海的忧伤成眠。
踏过一地的时光落落，我在你的笑容里触摸到深深的眷恋。

北纬 23 度的光线，在回忆的眼瞳里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年华的黑白映画里，那些缠绵的时光再也不纷扰凉薄。

冬意渐浓。街旁有一排排大树，苍劲的枝干在深蓝的天幕下随意舒展。枯黄的树叶铺在两旁的街道上，踩在上面簌簌的声音像是最后的叹息，安静地一遍又一遍的走过。

午后的光束透过枝叶的罅隙笔直地照射下来，散落着一地落寞缤纷的寂寞。我想念着在每一片叶子上流光飞舞的夏日。那是我们念念不忘的旧时光的掌纹。

遥远的天籁，是谁在云端俯瞰。

阖上双眸，我听见风的低吟。掠过林梢掠过幽浅斑驳的时光，如一场青春呼啸而过。拾在掌心的叶子从尘埃里开出一朵寂寞来。想象那些最初的时光是怎样一点一点剥落在年华中。

深处，来不及等一场纷繁的大雪，就已消逝不见。而我多想知道，岁月晕开的回忆里，是否还会氤氲着眼泪的味道，气息凛冽得让人心疼。

一个人独自走过长街，我依旧喜欢把手藏在衣兜里，他们说没有安全感的人习惯如此。

可是我，我要小声地耳语着告诉你，当我把手藏入自己的衣兜里，不让别人发现我握在手心里的那个小秘密，只是我又想念你了。

想念在穿越人潮拥挤的街时总有你在我的身旁，想念在这座冰冷沉眠的孤单城市里你寸步不离的守护，想念在我左手边的回忆里是你满满的温情。

光与影交织错落的林荫路。猫咪独自追赶着毛线球。孩童在落叶上奔跑雀跃。城市森林在日光的温存下泛起一层橘黄的暖光。一整下午的时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阅读一本简单的关于爱与温暖的书。心底里的缱绻回忆就如舒展的云朵绵长柔软地浮现。

我在记忆的岸边伫立，回望着我们的年华似水流淌过寂静无声的黑白时光。河水湿了鞋子，梦境染凉了眉眼。拨开重重的阴霾。我在你唇角上扬的弧度里触摸到久违的温度。

望着温润深远的天空。我对着花朵对着影子喃喃自语。冬天快来了，花朵沉睡了。嘘，请你不要吵醒她。你看你看，她的花瓣唇角漾着透明的笑意浅浅。那一定是糖果一般美好的梦。梦里面有一座日光之城，她在温暖的蓝色季节里轻仰着脸庞。

独自行走，与一首歌，一棵树，一朵浮云或者一座开花的城池不期而遇，低头微笑。

你说，如果可以将这一路的风景素描，你会选择哪一段时光涂上最隽永的色彩？

这里的旧时光，每每翻阅的时候，总有尘埃与微笑一同飞扬。一个人的午后，时针放慢了脚步，等我把回忆铺开一一怀念过。

我坐在日光里慢慢回想你是等过多少荒凉的时候，遇过多少场暮雪纷扬，才会携着指间的温度，乘着纸飞机将微笑的模样抵达我的心海。

如果一切重新来过，那么这一次换我勇敢，换我来替你阻挡风雪，换我坚定不移地站在你的身前保护你，换我在你每次转身的时候，予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与温暖。

云朵漂浮过北回归线温泽的日光季，将那微薄却绵长的爱如潮水漫过你的心扉。

在每一个凉薄的夜，请相信我的微笑不会冻结。

我愿意陪你到世界的尽头。

在海的另一边将弯起的眉目晕染充盈的日光味道，
太平洋的海水深蓝，带走北半球你的孤单。

江南
相信爱一天
抵过永远
在这一刹那冻结那时间。

你说，你从矮矮的阶上踏过，脚步轻碎，惊醒了一
缕落拓的尘埃。

继续前行，不顾万里。

错过了白玛湖十月就飘飞的白雪。你默数脚印，才
发现忘了后退。

你啊，你哦。

走丢在十八岁时苍茫的雨水纷扬里，谁也没有找到
你。

你呀，被四月的花香拐走了。多久都没有想起三年
前不败的紫色花瓣。你又怎么会想起那满地的落花，叫做紫
荆。

可是你却想起了在陌生城市里疾走的人儿。脚步非
如你的轻碎，同是赶路，你却悠然前行，自信如你，固执地
说，你走得更稳更远。

你说，连绵的南国桃花雨，仓皇地滴在你的心里。

不是淋湿，是滋润。干裂已久，恍若千年。

没有思念没有贪欲没有焦躁没有嗔怒没有三千未解
愁绪。你低喃浅忆，说自己如同佛家苦行悟禅的僧侣，那般
虔诚不弃。

你为那三月的落英超度，祈盼的那下一世轮回，是
繁花如许还是人面桃花。

你呀，偏爱江南。南国的少年，一道天生愁肠，哪
会舍得看见雪压南国卿，雨漫江南春。你说，江南生得太单
薄，颦蹙之间，不堪太多的酸腐落泪。你前进的方向，如同
江南夜雨的润物无声，轻迈脚步，竟然谁都没有发现。

你说，你走得太远，路有多远，就错过多少的他和
她和它。

可是啊，你出发时，将远行的路线告诉了山川河岳，飞鸟游鱼，甚至是那雾气蒙蒙的深山老林，唯独没有告诉身边的他们。

你说，你只想静心安养，没有一丝叨扰。

并不是你不喧闹，而是走得太匆忙。你远去的方向，是他们从未到达的地方。

你呀。那么多年，依旧是长不大的孩子。

你的背影，四处漂泊流浪，吟游他乡，不知是否受过磨难。你钟爱的桃花儿，有没有掉落在你的肩头，你路过的江南春雨，有没有润湿你的眉头。

你的双眼迷离在街头巷末白墙青瓦的古朴小屋里，何时才能不再行于停留？

你说，不撞南墙终不悔。

若非浩如烟海的往事，怎么会想起那么多的前世今生。

你在杨柳飘扬的烟尘里，历尽的悲欢离合，终不知该道与谁知，那些愁绪，又是哪个江南少年愿意担起。

有愁。也无愁。

你的愁啊，只滋长在江南无尽升平的莺歌燕舞时节。

你的固执，不畏惧愁闷，随风潜入你的心中。

你呀，粗心大意到忘记了自怜自爱。杨柳风不寒，却也能吹倒你单薄的身体。

你可知独自远行的你身旁并没有你无数个梦中出现的挚友们，他们如何能轻唤你的小名，向你问一句安否。

他们又将如何寻到你，怒斥你为何走得如同仓皇的逃离。喂。你路过了那样久远的江南春色，何时懂得回首早归？

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停留在岸边的船慢慢老了，青苔爬满，倒影间故居如昔。记忆和岁月的悲歌，年少和青春的过客，细细想来，或许就这样遗忘了。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
水自哀
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在一夜开齐了杏花
你在隔江
静静幽唱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这里是个引人遐想的名字，似乎只存在于梦里，不会在现实里。水性的水，诗性的水，烟雾中的水，色白花青的水。

小镇总是带着清脆的流水声，缓缓地注入梦里。如同远古的墨带着书卷的香，呢喃般晕开一幅青山绿水。

一片山，一支橹声，一把油纸伞，一位结着愁怨的丁香女子，仿佛都融入了烟雨中。

雨后，袅绕着清茶，铺开一本心怡的书。支起双手望着窗外的细雨，或靠在躺椅上打着盹儿度过一下午，或煮着青酒等待某件事的发生抑或某个人的归来。

丝雨如愁，飞花似梦，楼里桥头，梦中梦醒，演绎着同样的景色，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曾莫名的执着于一支曲子，一段虚无缥缈的歌声，丝丝缕缕的笛声，消失在街角，消失在夜色里，最后无迹可寻。即使知道吹笛的人就在不远方，甚至几步就可以相见，最终还是不忍打扰。相忘于转角吧。

一道水。一条桥，红叶纷飞，年轮岁月，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清新而湿润的气息，调皮而嬉闹的孩提时代，愁绪而诗意的水性江南。

孩童打闹沿着大树转圈躲藏，树下老人下棋纳凉，年轻的母亲们细语着自家的孩子，还有旅舍外背上行李的过

客。纪录，记忆，终将成为光阴流水账里昏黄的一页，新的人新的事。

烟泊小舟，云来竹舍，月隐深山，此生能定居于此，便不再是细语隔岸烟雨。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
没再执着地恪守
只有琴键
在弹奏我生命的沙漏
锁心铜上锈
何人叹烟愁
不闻不问
能知否
雨巷深处有人候。
烟花三月
烟花三日是折不断的柳
梦呈江南是唱不完的酒
待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
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

那年三月，我们相离，我把每一次期许幻听成你达达的马蹄。

相望里，莲花开满了记忆，丝丝缕缕诉说着旧事的痕迹，如一段未填写的曲，不言不语。

我终是禁不住回忆，一字一句诵读着你写的诗句。
思念是青石的街道，一步一履，延伸着不动声色的离绪。

一场飞絮，轻叩窗扉，惊扰了沉重的往昔。
我无法躲避，只能任相思潜藏心底。
夜雨潮湿了双眸，记忆的角落灼伤了谁的叹息。
流年里飘飞的笔墨，如今在为何抽泣？揉碎在辞藻里的流离，谁解归期。

那年秋季，那些诗句，字里行间浅唱着爱的寄语。
我只能残缺地追忆，你给的铭记。
斜阳日暮，任孤独跌宕进细碎的光影里。

桃花红了半季，在风里留下一道惋惜。
古老的江南，是水乡的诉说。
我终是独坐，鸳鸯帕倾诉着等待的落寞。
烛光清冷着容颜，容颜如莲花般开落。
东风瘦，年年岁岁，残月离梢徘徊，是谁的忧伤遗落。

那一日，轩窗畔，淡扫红妆。忽闻马蹄匆匆，翘首望，青山依旧，归人未见。那不是你，只是过客。

巷口清冷，两泪清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

我达达的马蹄
是个美丽的错误
太多
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
凝结照片的伤口
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
但不能喜欢太多

大漠风沙
是你笔下的豪壮
卸了包袱让灵魂浪迹天涯
杨柳丛花
是你爱情的描画
伤了青春留下纸上年华
孤独一根烟的牵挂
你像那飘零的雪花
消失在黑夜中
一摊稿纸乱了头发
你从三月中走来